

爱国人士郑洪轩的故事

单志

日本侵略者的军营、仓库、油厂、武器库、铁路、车站、工厂、矿山、码头等上万吨的军火和物资化为灰烬，固若金汤的军事设施被摧毁，都是他们所为。这些爆炸品除了自用外，还偷偷给大连、上海、天津等地，搞得日本侵略者晕头转向，发疯查捕，但连个线索和人影都找不到。最初，执行任务者把这个小瓶放衣角、帽檐、鞋或褶皱的手绢里，躲过日本警察的严密搜查。后来，日本侵略者严加戒备，警惕再三，对军事要地人员采取脱光衣服搜查的办法。郑洪轩等特科人员按照国际特科的规定住在指定的旅馆，反复研究对付日本侵略者的办法。有时他们给执行任务人员买张大饼，大饼里卷一根大葱，大葱上扣个洞，洞里藏进纵火小瓶。执行人员化妆潜入工人队伍里，假装上班来晚，一手挽着衣服，一手擦着大饼，呼呼吃地连跑带吃。大葱味道熏人，执行者故意朝搜查者对视一笑，葱味弄得搜查者很不耐烦，朝他后背一巴掌把他打过去了。两个小时以后，一场大火冲天而起，营救都来不及，而执行者早已回到旅馆休息去了。国际特科的神秘行动，使日本侵略者恨之人骨，咬牙切齿，但又无可奈何，他们森严壁垒，四处布哨，巡察搜捕。郑洪轩等特科人员警惕万分，随时转移，有时一天需要转移几个地方，每到一处，首先研究逃路路线。他们备有绳索、铁钩、小铁钎、撬杆、锤斧、化妆衣物等用品。有一次他们在旅馆的秘密被军警发现，突然被围得水泄不通，地面逃脱已经来不及，他们挪开事先撬开的地板，进入地道安全转移，军警冲进室内已空无一人。

抗战时期，东北、华北、华东、北平、上海等地都活跃着红色秘密的国际特科人员，他们有时与正面战场配合，有时完成指定任务。他们的情报网遍布各地，日本侵略者的军事行动都在特科小组的监督之下，也都在共产国际和远东苏维埃军事总部的掌握之中，世界反法西斯的重大情报往往来源于特科小组，大规模的爆炸、燃烧事件也多是他们所为。因此敌人对他们也最恨，日本关东军宪兵司令官东条英机多次暴跳如雷，下令破案抓捕，被捕的特科人员没有一个能活着回来。

各地选送到国际特科的人员，都是国际精英，他们各个身怀绝技，智慧超群，机警过人。郑洪轩在国际特科任职一年多，多次遇险都死里逃生。1935年5月，郑洪轩离开国际特科，回到中国共产党的怀抱，党组织又派他到中共中央北方局所属的“东方特别支部”任副组长。

郑洪轩在延安

1937年7月，卢沟桥事变爆发，中共党组织指派郑洪轩的敌后工作小组留在北平继续开展地下工作，秘密建党，发动群众，开展游击战争。几个月后，小组成员沈操被捕，党组织紧急通知郑洪轩立即搬家。郑洪轩把情报转送给其他成员后，带着家属和三个孩子匆匆离开北平，按照组织安排去冀东宣传抗日，组织民团起义。

在北平留守期间，郑洪轩的家庭生活十分艰苦。郑洪轩的爱人对党一贯忠诚，她把几套西服都给地下党同志化了妆用了，生活费的绝大部分也都给同志做了盘费，而自己领着孩子在忍饥挨饿，一天只吃三块豆腐。(五)

第三编

四平党组织在东北 解放战争时期

(1945年9月—1949年9月)

党史

苏军进驻四平后，十分重视中苏友好协会的建立和建设，组织成立了以于树中为会长、肖白门(肖克俊)、何心田为主要干部的四平市苏友好协会，地址在道里三马路原伪满军需株式会社大楼。该协会先后创办了《四平报》《辽北大众报》《火炬》和《中苏文化》等报刊，以延安新华社电讯稿为主要消息来源。同时还开办了大众阅览室，组建了业余剧团，工作人员最多时有60余人。此外还接管了道里电影院，上演苏联电影《卓娅》等新影片、新剧目等，开展多种形式的文化宣传活动，吸引和团结了越来越多的人民群众。1945年9月，于树中由原晋察冀东北救亡总会四平情报小组、光复后成为东北局社会部四平情报小组负责人夏航介绍，正式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的外围组织“东北人民解放同盟”(原晋察冀东北救亡总会)。在党的领导下，于树中利用中苏友好协这块阵地，宣传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在抗战中的功绩，揭露国民党假和平真内战的真实面目。

八一五光复后，日伪在双辽县的统治机构全部瓦解，其残余势力旧官吏、封建士绅和资产阶级上层分子姚清泉、杨瑞堂、靖国儒等人，在郑家屯组织了地方维持会，企图控制地方局面。8月19日，苏军进驻郑家屯，建立了以野马日告夫大尉为司令的苏军司令部，控制了双辽县。他们的任务主要是维护社会治安，看守郑家屯铁路大桥和接待苏军过往部队。

8月20日，耶夫谢也夫上校率领苏联红军进入怀德县公主岭城区，成千上万的群众自发地组织起来迎接苏军入城。之后，苏军立即宣布成立怀德县卫戍司令部，耶夫谢也夫上校任司令员，办公地点设在市区铁北黄楼(现黄楼旅社)。同时，派一名上校到县署楼上办公，观察掌握治安维持会的活动情况。此前，公主岭光复后的形势混乱，伪县长张国权成立了“怀德县地方治安维持会”，以维护社会治安为名，阻止群众的反日行动，对向伪残余势力斗争的群众进行打击报复。与此同时，一些地痞、匪徒趁机抢劫、盗窃，严重危害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，曾发生了哄抢机场、东大营、南大营军用物资等事件，整个城区商家闭门歇业，群众足不出户，人心惶惶。苏军进驻公主岭后，派兵占领了伪怀德县公署，及时制止骚乱，严厉警告日伪残余分子，如若破坏捣乱，将受到严厉镇压。在苏军的军事管制下，公主岭社会治安基本稳定。

在苏军驻公主岭期间，对怀德民主政权给予了大力支持。民主政府成立的当天，苏军就派一个排的兵力协助姜凤藻、乔邦义将伪怀德县长张国权、副县长岩田(日本人)、伪公主岭市(时与怀德县分设，为县级省辖市)市长牧芳太郎(日本人)、副市长史忠跃、市警务科特务股股长金泽(朝鲜人)等逮捕，押送到长春卫戍司令部处理。

苏军还帮助民主政府平定叛乱。1945年11月中旬，公主岭第一分局局长、原伪公主岭市警务科警务股长、警佐王世作，在得知国民党军大批进入东北后，决定投靠国民党，并在留用的伪警察中大肆煽动叛变。王世作指使心腹警察暗中搜集日伪军警遗留的枪支弹药，与留用的伪怀德县警务科督察室首席督察官、警佐、怀德县公安总局卫生科科长王敬堂，县保安大队大队长于福生进行串连，以扩大叛变队伍。王世作还与其他叛变骨干分子研究了叛变的时间、攻击的目标、撤离路线等，这一阴谋被中共怀德中心县委(南县)公安总局局长董崇彬发现。董崇彬与苏军怀德县卫戍司令部司令员耶夫谢也夫上校研究决定，在苏军1个排兵力的协助下，以开大会为名，将总局机关及第一分局20名警察，紧急集中到总局机关大院列队，集中缴械，将王世作等叛变骨干交给东北民主联军二十四旅处理。但由于看管不严，致使这些人全部逃跑。

苏军还协助怀德县民主政府破获了一起国民党特务案件。1946年1月的一天，苏军司令耶夫谢也夫上校乘车到怀德县民主政府，在广胜桥南侧的拐弯处，发现两个形迹可疑的人，遂把他们带到县公安局交给局长董崇彬处理。经审讯，两人交代是长春国民党特务机关派遣的特务，以“文工团”到公主岭演出为名，搜集中共党政军情报，并摸清了县委书记苏梅等领导人的行走路线和时间，企图实施暗杀。而这一天两名特务怀揣手榴弹，躲在桥下，伺机行动。两人还供认一同来的“文工团”30余人都是国民党特务。案情查清后，苏军派出1个排的兵力协助民主政府连夜将这些人全部抓获，押至东大营处决。苏军还帮助查明刘士唐的假国民党特派员身份，并帮助民主政府公安机关予以处决。(未完待续)



郑洪轩(下行左一)与他的战友

汤头盆窑

房国臣

20世纪20年代，靳文革从双山来到汤头挨着毕家盆窑西面也建了一个盆窑。靳文革是清光绪年间随他父亲从山西洪洞县闯关东来到采哈新闻(今双辽市双山镇)在采哈新闻南门外开窑烧砖为生。后来，靳文革看到毕家盆窑的买卖兴隆，十分欣慰，凭借自己烧砖的手艺，放弃了双山砖窑，来汤头开盆窑。这样形成了毕家盆窑和靳家盆窑两家。

解放以后，到了上世纪50年代末，两家盆窑设备陈旧，技术落后，需要改造扩大再生产。两家盆窑合并一起重新建设改为汤头盆窑，实行自负盈亏。人员进行了调整，掌作的靳文革，烧窑毕良臣祖传技术，掌作的王有(做盆)，拉泥碾泥毕殿文，因干活仔细慢，被称为“三等工”。设备由原来脚踏转盘，改为齿轮手摇转盘。由泥盆瓦罐又增加了大小泥缸和光盆合罐，花盆等十多个品种。

泥瓦盆的用料是黑粘土，汤头屯家南就地取材。首先把粘土用板锹翻起来，毕殿文专门穿着用线麻纳底做的布鞋。一脚挨一脚踩，踩到粘土能用手粘起来装车。把粘土拉回盆窑，放到四面不见光的房子里，赤着双脚在泥上挨摆踩三遍，然后用专制的泥钩子翻个儿，再穿上布鞋踩三遍。六遍之后象泥面一样，把泥揉死眼了，揪成剂子根据做盆用料大小而定。

做盆时，掌作的刘汉儒要坐在转盘支架上的木板靠墙一边，身旁放一盆水，两腿叉开，把泥剂子摔到转盘中间。转盘一转，掌作手里拿着一块布往水盆里一沾，布上的水滴沾在泥剂子上，泥水四溅，这时掌作急忙用手掌在泥上压出一个坑。双手捂泥做盆，胳膊紧紧靠在膝盖上，泥剂子在转盘上反复起落，靠双手让泥由小变大，盆做成型要靠手掌技巧。摇转盘的人眼睛要盯着转盘上的泥变化，盆成型时要减速，掌作的顺手拿起一根细铁丝两头带把，往盆底一划盆脱离了转盘。在一旁等待接盆的人，手

拿木板托把盆端到外边凉棚里阴干。要想把盆做成光盆，盆阴干后，靳文革手拿刮刀刮卵石，手把泥盆里里外外一遍又一遍地用卵石打磨上光。有突出的泥块用刮刀刮掉，最后再涂上一层滑石粉，准备装窑。

一窑能装100多套盆，大盆，二盆，三盆，从底下往上摆，装完窑把窑门堵死抹上泥。烧柴火的灶门口旁边留一个窟窿眼，烧窑时观察火苗大小。盆窑上面三个通气孔也要用犁铧盖严，堆上一尺多厚的土用脚踏实。烧窑是毕良臣。烧窑要选择下午进行，经过半天一宿基本烧好。烧窑时要不断地往窟窿眼里看火候，当盆和火烧成一汪水时，挑几担水从上边通气孔往里灌水焖火。焖好了盆出现红黑花，焖晚了盆就会变瘦，毕良臣做这个活是行家里手。待盆窑里的盆焖好后，三个通气孔全都敞开降温，凉一天后就起窑了。

汤头盆窑，从毕崇贤建窑到新中国成立以后，生意一直都很兴隆，从上世纪

50年代到60年代末更是到了鼎盛火爆时期，远近闻名。周边的梨树、长岭、怀德村屯大小商贩到汤头盆窑上货络绎不绝。就连日杂公司也到汤头盆窑采购定货。更是远销辽宁三江口、内蒙古金宝屯。大小泥盆泥缸，花盆瓦罐……源源不断运往外地，那时盆窑有一台牛车专往当地各供销社送盆。值得一提的是当时乡下人家都要用光盆淘米、发面、生豆芽子，大小合罐带盖适用于装米装鸡蛋。刻有花纹的烟罐子，小巧玲珑，更是老老少少稀罕物，放在炕上装烟做三天摆头去汤头盆窑挑盆，肩挑挑子走屯串户，嘴里吆喝卖瓦盆瓦罐了……

到了上世纪70年代供销社开始出售铁漆盆，乡下有的人家淘汰了泥盆。上世纪80年代市场上又出现了塑料盆，铝盆，钢盆……汤头盆窑没有了市场，泥瓦盆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，毕家世代相传200余年的盆窑，偃旗息鼓，给当地留下了非物质文化遗产。



清朝同治年间，河北乐亭县毕明、毕亮哥俩携妻带子，肩挑挑子一路长途跋涉，闯关东来到了汤头(现双辽市柳条乡汤头村)落脚谋生。汤头位于东辽河下游王河河口北岸，那时辽河没有堤防，一到汛期河水像脱缰的野马任意奔腾，大地一片汪洋。从王河河口下船趟着膝盖以下的水到汤头，当时汤头是个沙岗子，水到这里就到头了，所以取名汤头。那时毕明、毕亮在这水草丰美的荒野甸子上，把窝棚搭在汤头岗子上，开荒占草。哥俩“近水楼台先得月”，在没腰深的草甸上挑好的土地进行开垦，经过几年的辛勤付出，开出荒地30多亩。日子过得鸡鸣满院，骡马成群，毕家老哥俩在岗子南坡盖起了四合大院，又拴起了花轱辘车，雇了长工和短工。随着毕家有了立锥之地，从关里闯关东的人来汤头落户的人也多了起来。后来发展有十多户人家，十几年后毕家日子红火，人丁兴旺，树大分枝，到毕崇贤这代人除了种地养家糊口，又寻找了开盆窑一条生路。当时百八十里没有一家盆窑，是一门冷门生意。毕崇贤学到了烧瓦盆的手艺后世代相传，盆窑的买卖做得风生水起。